

翟店老街

□黄国华

每个地方，都有一条属于它的古老巷道；每个时代，都有属于它最留恋的色彩；每个人，都有属于自己内心里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老街宛若人们那布满皱纹的脸，每个褶皱里都有一个故事，记载着一代代老街人儿时的顽皮、少时的梦想，还有老街里点点滴滴的变迁。

或许，每个在翟店生活的人，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道不出的老街情怀。无论宽阔的几条新街如何新潮繁华，不变的是记忆中的老街道。

这是一条流光溢彩的老街，一条商业繁荣的老街；这是一条谜一样的老街，一条流淌着古韵古香的老街。在这条老街里流传着近千年无法言尽的故事，在这条老街里演绎过悠久的辉煌历史。

据传在明初，由洪洞大槐树下第一批任姓人迁入此地，明太祖洪武十八年（公元1385年）更名为石龙镇。（因山洪从稷王山冲下来大量石子，弯弯曲曲进入村中，好像一条长龙，故名。）明末时一翟姓人在街上开骡马店，为使生意兴隆，将石龙街改为翟店街。

历史上，老街的商贸代代不衰，商号店铺遍布街巷，贸易辐射全国各地，繁荣昌盛的状况确实令古今人士赞叹。

老街的繁荣和发展源于明初木业、药业、布业、粮食、运输等。明洪武年间，老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，街上有京货铺、杂货铺、当铺、盐店、醋房、花店、粮行、肉铺、饭馆、纸铺、石印、瓷器店、酒店等行业。

据考证，老街在明、清时期，就已有许多知名的砖雕艺人。稷山县现存石雕立体画《龙门图》，是老街一富商家中的照壁，后被稷山县博物馆收藏。这块石雕卓立如山，重峦叠嶂，河流急湍，古树苍松，山岩峭壁，栩栩如生。巧妙的构图，精湛的雕刻，形象描绘出古代禹门黄河奔流的雄伟气势。

老街因商人而繁华，商人也因老街而不断获利。

明末清初，仅四行（粮、棉、药、木）作坊就有25处，商号百余家。清代至民国，翟店老街就有四大药铺闻名秦晋豫。最早、最大的药铺是赞华堂，其次是太顺正药铺和广升高药铺、合盛庆药铺。药铺大都有庄客在外地采购药材，有坐堂大夫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28年冬季，外乡人潘姓医生与徒弟任河山在老



街东开设西医诊疗所，并经营西药。这是稷山最早的一家西医医疗机构。到了1934年，潘医生离开翟店之后，任河山（翟店镇人）开始独立经营这所医疗机构，改称“天河诊疗所”。

还有一位西医医生，姓任名有庆，字廉卿，生于1891年，高小毕业后先是自学中医。当时河津里望村（今归万荣县管辖）有个西医诊疗所，是河南人薛鸿斌主医。任有庆于1930年冬季到里望村跟随薛鸿斌学习西医，并学会拔牙和镶牙。次年秋天，任有庆与薛鸿斌一起迁往翟店镇上，开办西医“华英医院”。

老街遗留下来的门楼和明代城门洞成为翟店的标志，现存的清代、民国时期的民居，除了展示着它昔日与繁荣商埠的痕迹外，也反映出老街商人当时的生活品位。老街的民俗文化还有炕围画、剪纸、花鼓、布画、鼓车、焰火等，民俗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与经济的支撑分不开。

在老街提起翟店的“老字号”——邓氏麻花，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邓氏麻花源远流长，从明代开始就驰名河东，在清代时成为皇宫贡品。一个个纸花店让一个个外乡人在老街扎了根，多少个饼子铺就富了多少个老街人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这条街至多也不过两辆面包车那么宽。两边林立着高高低低的店铺门面、花里胡哨的匾额和招牌，还有那叮叮锵锵不知是杂货店还是铁匠铺里发出的声音。

店铺的脏水几乎全部流到街上。特别是冬季下雪后，本就不算

宽的街面常天潮湿，即使不落雨也时有一汪汪的水窝，当然也有泥泞。行人须得很小心地走过，免得把污水溅到自己或是别人身上。

偶尔碰到淘气的孩童学骑自行车，不管前面有人没人总是按着铃铛飞驰。那车轮下的泥泞便一齐飞将起来，专往人裤脚里钻。故而，常在街上的人只要一听到铃铛响，就赶紧靠近墙根或是躲进店铺里，即便如此，也难免溅几滴泥巴于裤脚上。

若是边坡一带的女人逛街，傻愣愣地望着这胶皮轱辘的自行车从泥水里轧过，却并不陷进去，便深深地诧异了，心想这也就是翟店的街了。至于溅到身上的泥巴，那倒未必介意——它恰是逛街的标志，回到村里，尽可以向人炫耀。

20世纪90年代，街道上出现了4个轮子的汽车。再后来汽车多了，老街常常发生堵塞。人们说，这老街还需要加宽。显然那狭窄的街面是无论如何也不行了的了。于是，街道有了第一次的拓宽。许多店铺不得不忍痛往里缩一缩，让小汽车得以通过，旁边还可以走行人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流逝，如今的老街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变成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漫步在老街，这里的每一条小巷，每一个店铺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传说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走过河东大商贾王璋，走过经营西药大夫任河山、潘先生，走过翻砂匠再生甫，走过开设纸局的原任令……他们来过，走过，在这条老街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，也留下了他们的故事。

往事

□胡春良

说起菜窖，我想起童年时家里的菜窖。当时的过冬蔬菜就是老三样：白菜、土豆和萝卜。这三种菜有两种储存方式，白菜是在地里挖个长方形的坑，深度在80厘米左右，坑的大小视白菜多少而定，坑挖好后把白菜根朝上头朝下密密挤在坑里，用土掩盖，上面再盖上玉米秆。吃的时候，就算三九严寒，扒开玉米秆，刨开土，抓住白菜根一提溜，那白菜叶子虽沾着泥土，倒有几分青翠可爱。

萝卜和土豆则是另一种储存方式，需要窖藏，但不分别叫土豆窖和萝卜窖，而统称萝卜窖。每每霜降刚过，家家户户就开始打萝卜窖。人们见了面也会更多地问你打萝卜窖了吗，或者说今年你萝卜窖打哪了，这种重视度和仪式感，说明了萝卜窖的重要性。

打萝卜窖，其实就是打个小型的地窖。一种方式是在地里挖方形的深坑，里面能让人自由转身，然后在一边开个进出的坑口，最低限度是能让一个成年人钻进去，窖口则用一块木板封住。第二种方式是打个小窑洞，找个靠坡跟或地堰跟土层厚的地方挖个小窖，但口不能太大，也是能容一个人进出为宜，窖口也是用木板封。

立冬时，人们纷纷把挑好的土豆、萝卜，用荆条编的筐装着，担挑着放在菜窖口，由小孩钻进萝卜窖，把从窖口倒进去的萝卜土豆摆放好。菜窖口用木板盖住后，用土封好，再盖上麦草和玉米秆，一定不能让冷风进去，否则菜就冻坏了。

记忆中多次和奶奶或妈妈到萝卜窖取菜，一般都是由我钻进去用小筐往外运。窖里黑乎乎的，往往需要用手电筒照明。虽然是寒冬腊月，菜窖里却并不是很冷，有一种萝卜、土豆混合的泥土味。那土豆还老实些，萝卜可不就“安分”了，不仅会长出发白的嫩芽，还会长出白白的须根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这一冬也没其他菜，有萝卜土豆就不错，我装满一小筐就出去了，当时感觉把秋天的劳动果实装进去了。这朴实的乡土，特别让人知足和心安。

有时下雪天到萝卜窖取菜，先是用锨把窖口的积雪清除掉，然后打开窖门，快速钻进去取菜后封好口，生怕冷空气进去让菜受冻。

这萝卜窖里面热，一般过了农历正月十五，窖口就不能封得太严了，否则菜会烂掉。萝卜的嫩芽不见阳光，非常娇嫩，根须也会越来越多。有的人家还会把葱放在萝卜窖里，到这个时候也会长出绿芽和白根须，根须就像山村老爷爷的白胡须。

清明前后，菜窖基本完成了使命，人们挑出个大成色好的萝卜种到地里面长萝卜籽，留种；剩下的萝卜也空心了，基本上不能吃了，人们用它喂猪或牛。土豆除作种子播种外，还继续扮演着人们餐桌的主角。当土豆和白菜都吃完了，山村便进入了青黄不接、无菜可吃的艰难季节，直到新鲜蔬菜下来。

妈妈对菜窖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城里生活十几年了，每每到了冬季，还想着储存白菜、萝卜，尽管菜店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品种也很丰富。因为没有可以储存的地方，也没有储存的必要，妈妈很怅然，往往是买几个大白菜放家里，完成储菜的仪式。菜窖刻在妈妈的心里了，正如她念念不忘的相邻故人、老屋、土地、牛羊和庄稼。

如今，菜窖的作用已不是那么不可替代，时鲜蔬菜可以方便地走向绝大多数人的餐桌，在享受发展带来的幸福和便利的同时，我们也不该忘记老朋友菜窖，它朴实、热诚、奉献！

储存秋实储存春色，储存温暖储存幸福，这是人们难忘的生活印记……

菜窖，储秋实储春色……

□陈琦

秋风掠过山岗
野菊摇曳着清香
久违的秋阳在头顶上晃荡

爷爷一声“走喽”
我们奔向南山的疙瘩梁梁
木楼压着湿润的土壤
我们弓着腰
爷爷临阵训讲

诗笺

耒铃叮当响

耒疙瘩一响
肩膀上的绳子一绑
爷爷握着漏斗的方向
我们的脚步一晃一晃
麦种子漏一条线儿

耒铃再给我们鼓掌
汗珠在头上落下
把欢喜播成一行一行

叮当声碰响了一片红叶
叮当声揉碎了夕阳
“慢点”爷爷不时嚷嚷
笑声在坡坡上飞扬
泥土里是一片希望……